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热点研究

TUSHUGUANLILUNYUSHIJIAN
DEFAZHANREDIANYANJIU

杨勇 著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热点研究

TUSHUGUANLILUNYUSHIJIAN
DEFAZHANREDIANYANJIU

杨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热点研究/杨勇著.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 - 7 - 81105 - 824 - 6

I. 图... II. 杨... III. 图书馆工作 - 研究 IV. G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5017 号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热点研究

杨 勇 著

☐责任编辑 唐 娟

☐责任印制 文桂武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76770

传真:0731-8710482

☐印 装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7.5 ☐字数 182 千字 ☐插页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05 - 824 - 6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前 言	(1)
第一章 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	(6)
第一节 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	(6)
第二节 图书馆价值观与服务形式的与时俱进	(15)
第二章 图书馆发展的三种形态	(24)
第一节 传统图书馆	(24)
第二节 数字图书馆	(28)
第三节 复合图书馆	(35)
第三章 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	(43)
第一节 文献、信息和知识	(43)
第二节 文献信息论	(52)
第三节 图书馆学理论的递进	(56)
第四章 开放存取运动	(61)
第一节 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与实现	(61)
第二节 开放存取期刊	(70)

第三节	基于数字图书馆的机构知识库建设	(78)
第五章	信息共享空间	(94)
第一节	信息共享空间的产生和发展	(94)
第二节	信息共享空间的结构和特征	(98)
第三节	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的构建	(102)
第六章	资源整合	(110)
第一节	资源整合的重要意义	(110)
第二节	资源整合的产生和发展	(114)
第三节	图书馆资源整合的实现技术	(119)
第七章	知识管理	(131)
第一节	知识管理的概念及其发展源流	(131)
第二节	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的发展	(138)
第三节	知识管理的体系结构和实践模式	(144)
第四节	图书馆的知识管理	(148)
第八章	知识服务	(159)
第一节	知识服务的产生和发展	(159)
第二节	图书馆的知识服务	(168)
第三节	图书馆的虚拟参考咨询服务	(184)
第四节	图书馆学科化知识服务平台的构建	(190)
第五节	图书馆知识服务组织机构的优化与重组	(197)

第九章 发展热点和前景展望	(206)
第一节 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	(206)
第二节 基于知识服务的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	(211)
第三节 Google 数字图书馆及其对图书馆发展的影响	(218)
后 记	(228)

前 言

信息和网络技术使世界发生了巨变,我们正在受到改变工作、学习与交流方式的几种主要趋势的挑战。首先,我们生活和工作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竞争更为激烈、全球化日益明显的环境里;其次,知识信息激增而且更新周期不断加快,获取、整理与提供信息已经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重要,对知识信息资源的掌握与应用成为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而且,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技术的更新换代周期缩短,尤其以互联网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主要特征,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再有,人们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协调能力、对新技术新观念的接受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成为不可或缺的素质。

这种巨变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和冲击,图书馆也概莫能外。当数千万人们在网上浏览信息、搜集资料、阅读作品、博客聊天、休闲消遣时,图书馆的读者数量、借阅数量、阅览室的“上座率”则开始下降。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和工作的计算机化给图书馆的藏书建设、服务方式、资源利用以及管理体制、人员结构等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图书馆正在经历着一场“创造性的毁灭”^[1]。这场“创造性毁灭”不仅动摇了图书馆存在的物理基础,更使图书馆学

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界,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以电子计算机应用为主的第一次技术变革,而我国的大中型图书馆,这种变革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传统的书刊采购、手工编目、卡片式目录组织、封闭式借阅方式,以及依赖纸质工具书刊手工检索和参考咨询的方式等,逐步被以书目文献信息数字化为基础的计算机自动化业务管理取而代之。而技术的进步一浪高过一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文字、图像、声频、视频、程序软件等人类社会现在使用的所有符号体系形成的各种电子“文件”等,由于其制作方式便捷、传递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能互动交流、存贮空间小,增长和蔓延的速度十分迅猛^[2],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的存储、交流、传播知识的形式,以互联网技术为主的第二次革新开始了对图书馆界的更大规模的冲击。计算机不仅仅成为系统管理的工具,而且网络和大容量存储使图书馆的服务工作逐步跟上了世界的变化,数字图书馆应运而生。出版商或书商通过业务外包等形式提供标准与规范化的编目信息正逐步取代了图书馆的采购、编目等业务工作,闭架借阅的方式已被彻底摒弃,图书馆的“馆藏”已扩展至整个网络,包括电子图书、电子版全文科技期刊、大规模数据库、本地和远程的虚拟网络资源以及图像、音乐等大量的流媒体文件;原有的纸本馆藏也在被逐步地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数字化加工,构建成富有特色的数字馆藏体系;课题检索、科技查新、文献编辑等几乎已完全依赖大型的数据库或其他电子资源,读者、用户和图书馆员的身份界限日益模糊,转换频繁,图书馆的工作出现了传统纸本与电子载体相结合、虚拟

与实体相结合、本地与远程相结合的多种形式。传统的服务虽仍然存在,图书馆的功能和价值也始终如一,但实现的方式和工作的效率已大不相同,对文献和知识信息资源的揭示更深,服务已体现出明显的集成化、个性化、学科化、知识化特征。从图书馆事业的整体来看,宏观上的“图书馆业态”正在时时刻刻从方方面面加速地实现变革。从外部环境而言,图书馆的转变是被迫的,而从图书馆内部来看,则更大程度上是正在主动地迎接变革、加入变革、促进变革。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产业革命。农业革命以种植业和畜牧业的产生为标志,使人类从被动地接受自然到主动地适应和改造自然,步入了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科学发明引发了工业革命,以机械和能源的开发应用为标志,使人类建立了工业文明,人类得以能够驱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自然力,生产力飞速发展。而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信息革命,必将促进人类社会向更高的阶段进步。它几乎是完全依赖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向人类社会的各个环节渗透,高效地调整、优化人类的生产力结构,高强度、紧密地促进跨越时空的联系,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信息、知识呈爆炸性地增长,优化和集成信息的需求就显得尤为迫切,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知识创新、知识服务对经济增长起到不可替代也不可估量的作用,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奠定了知识产业的基础,对资源(包括知识信息资源)和人才的掌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种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新的信息社会环境也已经并且将要引发人类学科体系和

学科形态的更大的变革,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工程技术等的几乎所有的学科,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展示了新的学科前景和研究方法,效率和实验技术能力提高。而随着信息科学的进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人类学习、交流方式的变化,作为人类社会保存、传播知识信息的重要的组织机构,图书馆的工作对象、原理、方式以及学科基础、学科体系等,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构成图书馆的各种要素都正在进行重新的定义^[3]。

关于图书馆未来,一度引起了非常广泛而且热烈的讨论。虚拟图书馆论预言了图书馆技术的进步,而图书馆消亡论则预言了图书馆已经和将要面临的困境。图书馆还能存在吗?图书馆还能发展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图书馆将如何应对危机,又将如何发展呢?

图书馆工作和图书情报科学,也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献、文献信息、情报、信息管理等,都曾是学科和实践工作的重点。知识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又将以什么为中心?知识信息量的激增和更新周期不断缩短,使知识信息的筛选、组织等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重要。用户对于诸如信息和知识定制、个性化的知识信息服务等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具有了广泛而高质量的需求。知识的集成化管理和个性化、学科化服务,继承和发展已有的学科基础和实践技术,提升图书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就是我们在新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环境下所必须作出的变革。

在今天,我们似乎不能再停留在议论图书馆是否会消亡,而更应该充满对图书馆事业的希望,更多地思考如何现实地、科学地应对新技术和新环境的挑战,丰富、创新、发

展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确立新的理念,引进新的技术和方法,完善图书馆的功能,拓展图书馆的发展空间,坚持、继承和提升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使命。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满足社会的需要,确立图书馆的地位,赢得图书馆的新生,这是必需的过程,也是必然的趋势。

本书将从简单回顾图书馆产生、发展及其不同阶段的形态特征出发,简要归纳图书馆学科理论体系的演进,将多样化、开放性的知识信息环境下资源的集成整合作为联系过去和现在的一个纽带,就目前关于图书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热点如信息共享空间、开放存取、知识管理、知识服务等的相关概念、源流、内容、模式等作出比较全面的阐述,以期获得对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麦克莱特(美)等著,刘陆先等译.创造性的毁灭——全球网络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生存战略[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 [2] 吴志荣.数字信息引发的哲学震荡[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9):111-115
- [3] 吴建中.21世纪图书馆新论[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1

第一章 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

关于图书馆史的研究是图书馆学、文献信息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学者们的著述繁多,并且近期的研究不乏新的发现和新的观点。图书馆显现出从最初的知识保存专门机构,逐步发展成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目前已成为社会的公共知识基础设施这样一种发展轨迹,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和不同的功能,服务形式和服务理念也随之不断地发生变革。

第一节 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

综观中外图书馆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图书馆产生于人类社会的需求,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社会形态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图书馆发展的根本动因。

1. 图书馆的萌芽与产生:神庙图书馆

考古工作证明,图书馆的出现距今已经有近 5000 年的历史,最早的图书馆兼具档案馆的身份。早期图书馆的产生既是自然的,是远古文明的标志之一,也带有原始的神圣的性质,图书馆和书籍具有崇高的地位。图书馆的英文单词 library,衍生于拉丁文 librara,即藏书之所,而 Bible(圣经)

后来成了“书籍”的英文词根, biblio(书的)、bibliography(书目)、西班牙语 bibliotec(图书馆)等都与 Bible 这个词有关。

美国考古学家彼得斯(John Punnett Peters, 1852—1921)在 19 世纪末发现的尼普尔城(Nippur, 位于今伊拉克中部的希拉城东南)神庙图书馆是已发现的古代西方最早的图书馆,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图书馆,大约公元前 3000 年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建立。尼普尔城东部是庙宇和文化区,集中了重要的建筑,图书馆位于伊什塔尔女神庙里。在该神庙的废墟中找到了约 6 万块楔形文字泥版书。1931 年在伊拉克南部发现了一座公元前 3000 年的神庙图书馆,以及后来发现的公元前 7 世纪亚述巴尼拔国王建立的尼尼微图书馆,都证明了当时图书馆大多设在神庙里。古埃及在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就有了象形文字,图书馆也是人类早期图书馆的杰出代表,如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 约公元前 1304—前 1237 年在位)在底比斯城的王宫神庙中设立的藏书室,托勒密三世(公元前 246—前 221 年)于亚历山大城中萨拉贝姆神庙专门建立的皇家图书馆。古罗马时期奥古斯都于公元前 28 年在罗马的帕拉丁山阿波罗神庙里建造了一个图书馆,罗马君主图拉真(Marcus Uipius Trajanus, 公元 98—117 年在位)在教堂连接神庙的路上建造了古罗马历史中最大的一座图书馆^[1]。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也是通过殷墟考古发现。殷墟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为中国商代晚期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约 3300 多年的历史。宫殿和宗庙都集中在殷墟的中心,自殷墟考古工作开始以来,以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出

土了大量刻辞甲骨,部分甲骨上的文字还是用毛笔书写,其内容主要是占卜、祭祀等活动的记载。前文已经简略提到,甲骨是商代的一种主要的文献档案形式。这一考古发现也说明,殷商晚期的皇室将最早的图书馆安置于宗庙旁(或宗庙内),具有很高的地位。

早期图书馆设置于神庙的现象表明,图书馆的出现与统治者占卜、祭祀等公共活动有密切关联。将占卜、祭祀活动中的有关内容记录下来,形成了最早的文献,其载体如简牍、甲骨等都是天然物质,将这些文献就近保存就形成了最早的图书馆(档案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文献载体都是天然物品,文献来源匮乏,数量很少,种类单一,存储集中,文献利用范围狭窄,图书和图书馆都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

2. 古代的图书馆主要作为藏书楼使用

史官是中国古代早期执掌图书馆(档案馆)的官吏。《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说,道家始祖老子(姓李名耳)曾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相传孔子都曾向老子“问礼”。当中国历史进入西周末年,因社会动荡,史官逐渐流入民间,民间开始有了书籍流传。这些史官携带书籍收徒讲学、从事著述,私学萌芽,到公元前5至4世纪,私人藏书家已经产生^[2]。而大约与此同一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也产生了许多私人藏书家,如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1)曾藏书数百卷,利用其教学和研究,他的学生在他去世后以其藏书为基础建立了一座图书馆。

进入中世纪以后,中国的寺观图书馆、阿拉伯国家的清

真寺图书馆、西方的修道院图书馆逐渐发展起来。因为频繁的大规模战争,使得西方国家的王室图书馆、贵族图书馆遭到了毁灭,宗教取代了文化,西方的图书馆事业进入了衰退期,图书馆通常只有宫廷和教堂内才能存在,修道院图书馆得以独善其身,顽强地保留下来,虽然藏书很少但存在历史却很长,成为此一时期欧洲的主流图书馆。中国的寺观图书馆藏书内容主要是宗教典籍(经书),阿拉伯的清真寺图书馆的藏书是综合性的,藏书也十分丰富。但在这两个地区,国家藏书、私人藏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规模与分布远非寺观图书馆可比。中国的皇室藏书和私人藏书一直非常丰富,藏书楼——这一中国古代图书馆的代表形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遍布全国,历史悠久。中国历史上比较出名的藏书之地有:西周的盟府、秦朝的阿房宫、汉朝的天禄阁、东汉的东观、隋朝的观文殿、宋朝的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应天书院、嵩山书院四大书院,明代的国家藏书机构是文渊阁,私人藏书如澹生堂等,清代的图书事业更加兴盛,我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就是缮写七部,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宋、文汇、文溯、文澜七阁之中,私人藏书著名者数百人,有知不足斋、铁琴铜剑楼等。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各代,统治者都热衷于宣扬自身的文治武功,以致收藏、著述繁盛,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辩章学术、考证源流、校对编撰书目等历来为文人雅士所擅长与推崇,出现了很多卷帙浩繁的类书、丛书和不少的综合性的图书书目。私人藏书家不但藏书,同时也兼及刻书,著名的如汲古阁,有力地推广了图书的传播。在古代,我国从来没有“图书馆”这个名词,藏书之所多以阁、楼、斋、堂、院、居、轩、

庵等命名^[3]，所以被通称为“藏书楼”。

无论宫廷藏书、寺院藏书、私人藏书，从整体上成为了文献保存的有效机构，实现了保存知识的功能，没有古代图书馆对保存知识功能的自觉，许多早期典籍流传不到今天，文明将因此中断。但古代图书馆仍然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是统治者、学者汲取知识、传授学问的工具，也是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因此，虽然藏书的结构多样化，但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统治阶级对图书馆藏书的干涉从来就未曾停止过，中国历史上图书就经历了“六厄”，世界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图书馆都毁于兵灾战火。这一时期的图书馆还具有其他的特点：主要功能在于保存和收藏图书；文献载体材料以纸为主，以其来源广泛易于生产为知识信息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文献存储由集中区域分散，等等。

3. 近代的图书馆成为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

近代史上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古代图书馆逐步向近代图书馆转变，这一转变率先出现在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是古代图书馆演变成近代图书馆的标志。

我国古代的藏书楼不仅作为藏书之所，而且亦有不少设有教学场所，担负着一定的教育职能，但这仅仅是国家教育事业的补充，因为此一时期私塾和官学绝对处于教育的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表现的尤为突出，根本的原因，仍然在于封建统治的思想束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包括图书馆事业、教育事业在内的近现代思想、技术和产业的落后。我国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出现竟然比西

方晚了数百年之久。1840年以后,藏书楼开始解体,近代观念的图书馆现出雏形,图书馆一词由日本传入我国,1904年建立了第一所以“图书馆”命名的“湖南省图书馆”,成为中国进入近代图书馆阶段的标志,此后,1910年又成立了京师图书馆,但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十分缓慢。

在欧洲,15世纪开始,图书馆逐步改变了“藏书楼”的面貌,在教育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最大的进步是大学图书馆的出现以及受其影响而兴起的公共图书馆运动。由于活字印刷术的传入和改进,书籍批量生产,流通的社会领域扩大,新图书馆越来越多,文艺复兴运动使社会对图书和图书馆的关注度提高,认识加深。在此基础上,大学的广泛建立,促进了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藏书内容广泛,需求大增,影响扩大,对促进图书馆的教育功能的发挥尤为关键。例如,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以捐赠的图书为基础建立,通过购置、征集等不断扩充馆藏,1620年时馆藏书籍即已达116万册,成为欧洲最大图书馆之一。欧洲著名大学几乎都拥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充分地展示了图书馆在教育事业中重要价值:图书馆不仅能承担教育功能,它们本身就可以成为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1]。大学图书馆被视为大学的心脏,逐步成为大学教育的不可或缺的主要支柱,饱学之士才能担纲馆长重任,崇高的地位甚至使人联想到早期的神庙图书馆。

受其影响,图书馆逐步将教育定义为自身的基本职能之一,对图书馆全面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蒙和促进作用,以致后来发展起来的公共图书馆无不强调乃至强化这一职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概念,是随着普及公共教育思想而兴起的。16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了“全